

也谈列锦修辞

——兼与吴礼权先生商榷

彭 再 新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分析《诗经》中的语料,可以发现其中至少有15首诗21处运用了列锦修辞。虽然这些列锦修辞的句式以四言为主,但是形式多样,不少模式被后来文学作品所继承。其它先秦歌谣里面亦出现列锦修辞。列锦的起源与初步建立当为先秦时代。根据谭永祥先生给“列锦”的定义,单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单独成句算作列锦修辞是不妥当的。根据《诗经》中列锦修辞的数量和模式、《诗经》的来源和作者、《诗经》中某些列锦文本分析,《诗经》中的列锦修辞当为有意为之。

[关键词] 《诗经》; 列锦; 起源; 定义; 有意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3-0087-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0.0050

列锦作为一种修辞现象,最初由谭永祥先生建格与命名^[1],他在《汉语修辞美学》中为其下定义:“以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语的定名词组,组合成一种多列项的特殊的非主谓句,用来写景抒情,叙事述怀,这种修辞手法叫‘列锦’。”^[2]在《修辞新格》中,修订为:“把具有关键性的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定名词组,组合成一种多列项的特殊的非主谓句,用来写景抒情,叙事述怀,这种手法叫‘列锦’。简而言之,列锦就是所欲表达的语意中的关键词的连缀。”^[3]对列锦研究最全面而深刻的是吴礼权先生,他不仅对列锦下了严谨的定义,对列锦概念的外延也予以了界定,指出了构成列锦的条件,并从心理学与审美的角度研究其依据,根据列锦特点新命名为“名词铺排”^[4]。他不仅对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歌、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中的列锦修辞作了研究,而且涉及到了古今小说以及散文中的列锦现象。

但笔者以为,吴礼权先生没有重视先秦诗歌中的列锦修辞。笔者考证,《诗经》中除了吴礼权先生论文中所提到的“嘒嘒草虫,趯趯阜螽”与“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中2例外,至少还有13首诗19处运用了列锦修辞,列锦模式有8种,吴礼权先生论文中提到秦汉以来列锦的所谓新形式其实就是它们的重复,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些先秦的歌谣中亦有列锦修辞。

一 《诗经》中的列锦模式

在《列锦辞格发展演进论略》一文中,吴礼权先生认为列锦修辞格“就目前所能看到的先秦资料来看,不仅运用还不广泛,而且结构形式也只有一种,即‘NP, NP’,且以叠字领起”^[5]。其实不然。《诗经》中列锦句式虽以四言为主,但是其列锦格式形式多样,具体如下。

(一) 三言成句的“NP, NP”(非叠字领起)式

例: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唐风·葛生》)

按:“夏之日”与“冬之夜”皆为名词性词组,形式上并列对峙,语意、语法上亦没有隶属关系,故“夏之日,冬之夜”与“冬之夜,夏之日”皆为列锦。

(二) 四言成句的“N+N+N+N, N+N+N+N”式

例:黍稷重穆,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豳风·七月》)

按:《毛传》:“后熟曰重,先熟曰穆。”陆德明《释文》:“穆,本又作稯。”《吕氏春秋·任地》:“种稯禾不为稯,种重禾不为重。”高诱注:“晚种早熟为稯,早种晚熟为重。”稯指晚种早熟的谷物,重指早种晚熟的谷物。“黍、稷、重、穆”皆为名词,形式上并列对峙,语法上亦没有隶属关系,“禾、麻、菽、麦”亦同,故为列锦。

[收稿日期] 2020-03-08

[作者简介] 彭再新(1972-),男,湖南双峰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三) 四言成句的“NP, NP”(非叠字领起)式

例 1: 东门之枌, 宛丘之栩。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陈风·东门之枌》)

按:“东门之枌”与“宛丘之栩”皆为名词性词组, 语意与语法上不隶属, 故为列锦。

例 2: 𩇑彼晨风, 郁彼北林。未见君子, 忧心钦钦。(《秦风·晨风》)

按:《毛传》:“𩇑, 疾飞貌。晨风, 鸛也。”《集传》:“郁, 茂盛貌。”“𩇑彼晨风”是以“晨风”为中心语的偏正式名词短语, 即那疾飞的鸛;“郁彼北林”是以“北林”为中心语的偏正式名词短语, 即那茂密的北林。“𩇑彼晨风”“郁彼北林”都是偏正式名词性词组并列, 语意与语法上不隶属, 故为列锦。

(四) 四言成句的“NP(叠字领起), NP”式

例: 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鲁颂·閟宫》)

按:叠字领起的偏正式名词性词组“皇皇后帝”与同位词组“皇祖后稷”(“皇祖”指君主的远祖)并列, “后帝”指上帝、天帝, 与周之先祖“后稷”语意与语法上不隶属, 故为列锦。

(五) 四言成句的“NP, NP”(叠字领起)式

例 1: 嘒嘒草虫, 趯趯阜螽。未见君子, 忧心忡忡。(《小雅·出车》)

例 2: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纵我不往, 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 悠悠我思。纵我不往, 子宁不来?(《郑风·子衿》)

按:“嘒嘒草虫、趯趯阜螽”除了出现在吴礼权先生所举《召南·草虫》之中外, 还出现在《小雅·出车》中。“青青子衿”与“悠悠我心”、“青青子佩”与“悠悠我思”, 皆为叠字领起的偏正式名词性词组, 语意与语法上不隶属, 故为列锦。

(六) 四言成句的“NP+NP”式

例 1: 载驱薄薄, 簟萋朱鞞。鲁道有荡, 齐子发夕。(《齐风·载驱》)

按:《毛传》:“簟, 方丈席也。车之蔽曰萋。”《诗·大雅·韩奕》:“簟萋错衡。”郑玄笺:“簟萋, 漆簟以为车蔽, 今之藩也。”孔颖达疏:“萋者, 车之蔽; 簟者, 席之名。言簟萋正是用席为蔽。”簟萋指遮蔽车厢后窗的竹席。朱熹集传:“鞞, 兽皮之去毛者。盖革质而朱漆也。”朱鞞指红漆兽皮制的车盖。簟萋与朱鞞皆为名词性词组, 语意、语法上无隶属关系, 故为列锦。

例 2: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君子至止, 锦衣狐裘。颜如渥丹, 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 有纪有堂。君子至止, 黻衣绣裳。佩玉将将, 寿考不忘!(《秦

风·终南》)

按:《毛传》:“黑与青谓之黻, 五色备谓之绣。”“黻衣”指绣有青黑色花纹的礼服。“绣裳”指彩色下衣, 亦指古代官员的礼服。“锦衣”与“狐裘”、“黻衣”与“绣裳”皆为名词性词组, 语意、语法上不隶属, 故为列锦。

例 3: 绿兮衣兮, 绿衣黄裳。心之忧矣, 曷为其已!(《邶风·绿衣》)

按:《毛传》:“上曰衣, 下曰裳。”“绿衣”指绿色上衣, “黄裳”指黄色下衣, 皆名词性词组并列, 语意与语法上不隶属, 故为列锦。

例 4: 羔裘豹祛, 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 维子之故。羔裘豹袖, 自我人究究。岂无他人? 维子之好。(《唐风·羔裘》)

按:“羔裘”指羔皮做的衣身, “豹祛”“豹袖”指豹皮做的衣袖, 皆为并列的名词性词组, 语意与语法上不隶属, 故为列锦。

(七) 四言成句的“NP+NP, NP+NP”式

例: 路车有奭, 簟萋鱼服, 钩膺鞶革。(《小雅·采芣》)

按:毛传:“簟, 方丈席也。车之蔽曰萋。”孔颖达疏:“以鱼皮为矢服, 故云为服。”“簟萋”指遮蔽车厢后窗的竹席, “鱼服”指鱼皮制的箭袋。“簟萋、鱼服”皆为偏正式名词性词组。凤应韶《凤氏经说·车前马》:“马头络刻金饰曰锡, 马胸带刻金饰曰钩。”毛传:“膺, 马带也。”《汉语大词典》:“钩膺, 马颌及胸上的革带, 下垂缨饰。”“钩膺”为名词性词组。《玉篇·革部》:“鞶, 轡也。”《字汇·革部》:“鞶, 革轡也, 御者所执, 以丝曰轡, 以革曰鞶。”向熹先生《诗经译注》:“鞶革, 革制的缰绳, 末端以金为饰。”^{[6]260}“鞶革”亦为名词性词组。“簟萋鱼服”与“钩膺鞶革”并列, 语法上不隶属, 故为列锦。

(八) 三言成句的“NP”+四言成句的“NP(叠字领起)”式

麟之趾, 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 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周南·麟之趾》)

按:《集传》:“定, 额也。”“麟之定”即“麟之额”。“麟之趾”“麟之定”与“麟之角”均为名词性词组, 它们分别与叠字领起的偏正式名词性词组“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并列, 语意与语法上互不隶属, 故为列锦。

二 关于列锦起源的探讨

列锦的起源, 郭焰坤先生认为“列锦产生于唐,

而南北朝诗歌开始出现的动词省略是其萌芽”^[7],吴礼权先生先认为列锦“滥觞于汉代,初步确立其基础则是在魏晋时期”^[8],后来在《晚唐时代“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状况考察》又改为“‘列锦’的名称虽然现代才有,但是,列锦作为一种修辞现象则是古已有之。它的源头滥觞就现今的文学史料来看,在先秦的《诗经》中就已经萌芽”^[9],并以《召南·草虫》中“嘒嘒草虫,趯趯阜螽”为例。后来的论文一直持这种观点,只是在《列锦辞格的基本类型》^[10]一文中加入了《诗经》中“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一例。如果对比《诗经》与后代文学作品中的列锦模式,同时梳理先秦时代其他语料,我们发现列锦起源与初步建立与吴礼权先生所说并非完全一致。

首先,我们对比《诗经》与后代文学作品中的列锦模式。

第一,《诗经》中8种列锦模式,如果对照吴礼权先生论文中所提到的秦汉以来出现的列锦新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其实在《诗经》中已出现。下文逐一对比。

1.《诗经》中出现的第一种模式为三言成句的“NP,NP”式,吴礼权先生在《明清词“列锦”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一文中认为“三言成句的‘NP,NP’(非叠字领起)式,这种‘列锦’修辞结构模式,是唐五代词的创造”^[11],《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则认为,“这种模式,一般都是由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各自成句,两句从语义上看彼此没有语法上的隶属关系,呈并列对峙的格局。这种模式是南北朝时期诗歌中所新创的一种修辞手法,在唐代诗歌中继续予以运用,在唐代词中也常有出现。唐词中这种模式的列锦,如果以每句字数多少予以细分,则可分为三言成句、四言成句、五言成句、六言成句等四个小类”^[12]。

其中三言成句用例如下:

例1:雪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着荷衣不叹穷。(张志和《渔父》)

例2: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桧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张松龄《渔父》)

例3: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更漏子》)

例4:钿蝉筝,金雀扇,画梁相见。雁门消息不归来,又飞回。(温庭筠《蕃女怨》二首之一)

《诗经》中相同用例: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诗经·葛

生》)

2.《诗经》中出现的第三种模式为四言成句的“NP,NP”(非叠字领起)式,《宋词“列锦”结构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认为“这种结构模式在唐、五代的词中已经出现”^[13],《明清词“列锦”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一文则表述为“这种结构模式的‘列锦’,在唐五代词中就已经出现”^[11]。《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12]用例如下: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白《忆秦娥》)

《诗经》中相同用例:

例1: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诗经·东门之枌》)

例2:馱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诗经·晨风》)

3.《诗经》中出现的第六种模式为四言成句的“NP+NP”式,吴礼权先生的《唐代小说列锦文本创造及审美倾向》认为“这种模式,在中唐诗歌中已然存在”^[14],《宋词“列锦”结构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表述为“这种结构模式,在唐词中已经出现”^[13],《明清词“列锦”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一文则表述为“这种结构模式的‘列锦’,在唐五代词中已出现”^[11]。《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12]一文中用例如下:

例1: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张泌《河传》)

例2:芳草长川,柳映危桥桥下路。归鸿飞,行人去,碧山边。(冯延巳《酒泉子》)

在《名词铺排与汉赋创作》一文中,则又认为“这种模式的名词铺排也是以单句形式出现,既跟《诗经》所创的对句形式不同,也跟汉赋新创的“NP”式单句形式不同,属于汉赋中一种全新的名词铺排结构形式”^[15]。

用例如下:

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世季,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榭,室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嶠。是用鹄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讟。(扬雄《逐贫赋》)

《诗经》中相同用例:

例1:载驱薄薄,簟弗朱鞞。鲁道有荡,齐子发夕。(《诗经·载驱》)

例2: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终南何有?有纪有堂。

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诗经·终南》)

4.《诗经》中出现的第七种模式为四言成句的“NP+NP, NP+NP”式,吴礼权先生在《宋词“列锦”格式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是宋代词人的创造”^[13],用例如下:

例1:疏帘蝶粉,幽径燕泥,花间小雨初足。(宋王沂孙《应天长》)

例2:月影帘栊,金堤波面,渐细细香风满院。(宋无名氏《鞦红》)

吴礼权先生后来的论文《标题与对联中的“列锦”结构形式考察》又从枚乘的《七发》中找到“溱溱蓼蓼,蔓草芳苓”之句,认为“‘溱溱蓼蓼,蔓草芳苓’二句,就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NP+NP, NP+NP’式‘列锦’修辞文本。”^[16]认为汉赋中最早出现此模式。

《诗经》中相同用例:

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鞶革。(《诗经·采芣》)

5.至于第五种模式四言成句的“NP, NP”(叠字领起)式,吴礼权先生在给列锦下定义的时候,早就举例证明为《诗经》首创,并在大量的论文里面证明了后来的诗词歌赋甚至小说、散文对这种模式的继承,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关于列锦模式是否带结构助词问题。

吴礼权先生《列锦辞格发展演进论略》一文中说:“上面我们回顾了历代诗歌中‘列锦’结构形式的演进史,了解到诸如‘NP’、‘NP+NP’、‘NP, NP’、‘NP, NP, NP’、‘NP, NP, NP, NP’、‘NP+NP, NP+NP’等结构形式的运用相当普遍,但是所有的名词短语(即NP)中都不带结构助词‘的’或‘之’(仅汉赋中有一些带‘之’)。”^[5]在《名词铺排与汉赋创作》一文中说:“《诗经》的‘NP, NP’式名词铺排,每个句子中的修饰语与名词中心语之间是不加结构助词的,而汉赋中则常常会加结构助词‘之’字。”^[15]并举枚乘《柳赋》“忘忧之馆,垂条之木”为例。

《诗经》中用“之”的相同用例如下:

例1: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诗经·葛生》)

例2:东门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诗经·东门之粉》)

第三,关于列锦修辞在诗中位置的问题。

《列锦辞格发展演进论略》:“早在先秦时代,《诗经》所创造的列锦文本就是置于全诗起首。无

论是《国风·草虫》篇的‘嘒嘒草虫,趯趯阜螽’,还是《小雅·斯干》篇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都是‘列锦’居于篇首的。至于两汉诗歌中的‘列锦’,几乎都是继承《诗经》的传统,‘列锦’也是居于篇首的……魏晋南北朝诗歌中,除了出现‘列锦’居于诗歌中间的,还有居于全诗结尾的。”^[5]认为列锦在《诗经》里只出现在篇首,到魏晋南北朝才出现在中间和结尾。其实《诗经》里面已经出现了在诗歌中间的列锦,如《麟之趾》中的“麟之定,振振公姓”与“麟之角,振振公族”,《绿衣》中的“绿衣黄裳”,《葛生》中的“夏之日,冬之夜”与“冬之夜,夏之日”,《终南》里面的“锦衣狐裘”与“黻衣绣裳”,《七月》里的“黍稷重穆,禾麻荻麦”,《采芣》中的“簟茀鱼服,钩膺鞶革”。它们都不出现在篇首。

其次,在先秦其它歌谣里亦可见到列锦修辞格。

如:浩浩白水,儵儵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白水》)

由此看来,加上吴礼权先生所举的两个例子,《诗经》中至少有15首诗中21处出现了列锦修辞,而且《诗经》中创造的8种列锦模式,至少有5种被后来的文学作品继承下来。其它3种有没有继承,我们没有足够的语料支持,不敢妄下结论。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被继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没有继承,只能更说明《诗经》列锦模式之丰富以及开创之功。《诗经》里的8种列锦模式,其组成为名词和名词性短语,表现形式以四言为主,间或有三言或三言与四言结合形式,随着文学的发展,后来出现了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的形式,我们认为实则三言、四言的扩展变化,本质上仍然是名词和名词性短语的组合,只是组合形式不同而已。再结合先秦歌谣里出现的列锦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列锦修辞来源于并确立于先秦。

三 单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单独成句是否为“列锦”探讨

“列锦”之“锦”,谭永祥先生解释:“‘锦’者,实际上指称的就是‘以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定名词组。’”^[17]目前,学界对列锦定义不一,分歧主要在于单项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单独成句是否为列锦。张炼强先生和谢元春女士认为属于列锦。张炼强先生认为“列锦”宜改为“展锦”,并下定义:“以单项或多列项的形式展示以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定名词组构成的非主谓句,多用于绘画传情的一种修辞手法叫‘展锦’。”^[18]谢元春女士在《列锦辞格定义的沿革及其再认识》一文中定义:“所谓‘列锦’,是表达

者有意识地利用汉语语法的特点,以一个或几个名词或名词短语(包括名词短语组合)单独造句,以此写景叙事,在表情达意的同时使文本别添某种审美效果的一种修辞手法。”^[19]谭永祥先生和吴礼权先生认为不属于列锦。谭永祥先生在《汉语修辞美学》与《修辞新格》中下的定义,都强调了它是“多列项的特殊的非主谓句”(见本文第一段)。吴礼权先生三次对列锦下了定义,谢元春女士《列锦辞格定义的沿革及其再认识》一文先介绍吴礼权先生在《修辞心理学》中定义为“列锦是一种‘以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定名词组,组合成一种多列项的特殊的非主谓句,用来写景抒情,叙事述怀’的修辞文本模式”^[19],再介绍吴先生200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定义亦同^[19]。吴礼权先生在《晚唐时代“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状况考察》一文中修订为:“所谓‘列锦’,是一种‘有意摒弃动词与助词等,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叠加联合在一起’,用以‘写景抒情,叙事述怀’的修辞手法。”^[9]仍然坚持多列项说法。

但吴礼权先生似乎举棋不定,不少论文里面把单项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单独成句归入列锦模式,即“NP式”。在《列锦辞格的基本类型》一文讨论“不带结构助词或连词的形式”时,将这种形式分为单句式、双句式和多句式,并认为单句式“这种形式的列锦,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NP’式,二是‘NP+NP’式,三是‘NP+NP+NP’式”^[10]。并举例:

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温庭筠《菩萨蛮》)

《宋词“列锦”模式的继承与发展》^[13]举例如下:

例1:娇云容易飞,梦断知何处?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宋张先《生查子》)

例2:袅袅水芝红,脉脉蒹葭浦。浙浙西风淡淡烟,几点疏疏雨。(宋葛立方《卜算子》)

例3: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宋德祐太学生《百字令》)

《明清词“列锦”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举例如下:

例1:烟雨路,水国渐迷离。芳草遥天人去后,碧云满地雁来时。秋信竟差池。(明万寿祺《双调望江南》)

例2:天涯路,荒荒野日黄云暮。黄云暮,年年笛吹,征衣如故。(清周纶《忆秦娥》)

例3:黄金陌,茫茫十里春云白。春云白,迷离

满眼,江南江北。来时无奈珠帘隔,去时著尽东风力。东风力,留他如梦,送他如客。(清宋征舆《忆秦娥》)

例4:漠漠长空,离离衰草,欲黄重绿情难了。韶华有限恨无穷,人生暗向愁中老。(清吕碧城《踏莎行》)

例5:魂兮归来,飘忽何之,他乡故乡?叹萋萋草色,冢迷鹦鹉。泫泫浪影,湖冷鸳鸯。(清姚椿《沁园春》)

例6:乍过水边村,已失烟中路。马上霜浓月未沉,历历疏城柳。(清冯登府《卜算子》)

上面所举之例皆为单个名词性词组,与吴礼权先生对列锦的定义似乎不完全一致。后来,吴礼权先生在《名词铺排与明代诗歌创作》一文中认为:“在汉语中,有一种独有的修辞现象,就是‘名词铺排’(汉语修辞学界也有人称之为‘列锦’)。我们之所以说名词铺排是汉语中独有的一种修辞现象,是因为它完全突破了汉语语法的规约,造句不用动词,亦无虚词(如助词、介词等)相助,或以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独立造句,或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加合造句。这种纯由名词铺排而成的特殊句,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名词铺排文本’。”^[20]这个定义才正式包含了单项名词或名词短语了。

不过,笔者还是赞同吴礼权先生所主张的多列项的说法。谭永祥先生的《“列锦”建格的前前后后——兼与〈大学修辞〉商榷》一文,先说明列锦特点“以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语的定名词组,组合成一种多列项的特殊的非主谓句,用来写景抒情,叙事述怀”,再说明了“列锦”命名之来历“这种手法最常见于古代诗词,而诗词属于艺术语言,常常具有锦绣之美。于是我就形式上取其‘多列项’的‘列’字,内蕴之美则取锦绣的‘锦’字;‘列锦’辞格就这样产生出来了”^[1]。可见,“列”指多列。张炼强先生注意到了“单锦”(单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单用)的作用,为了避免和谭永祥先生“列锦”之“列”(多列)发生矛盾,建议把“列锦格”改名为“展锦格”:“‘展’者,展示也。‘展锦’者展示美好如锦的名词性非主谓句也。既然是‘展’而不是‘列’(多项平列、摆列),就不一定非多列项展示不可,也可以单项展示,这样‘单锦’也可以被包括在‘展锦’之内;而且也不一定非展示同一语法层次或共有并列关系的诸‘锦’不可,也可以展示不在同一语法层次或具有各种关系的诸‘锦’。这样,可以避免由‘列锦’的‘列’字产生的误解。‘展’和‘列’相比较,‘展’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涵盖面更广,因而用在这颇有概括力。

当然,又不致于含糊。”^[18] 吴礼权先生对“列锦”的定义恪守“多列”的原则,但是也注意到了“单锦”在修辞上与列锦相同的作用,故又建格“名词铺排”,强调“或以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独立构句,或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名词或名词短语加合构句”,这就解决了“单锦”和“列锦”的矛盾。由此可知,“名词铺排”包括了“单锦”,所以和“列锦”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吴礼权先生同时又说“汉语修辞学界也有人称之为‘列锦’”。这样,让广大读者对列锦定义无所适从。笔者以为,谭永祥先生与吴礼权先生主张的多列项说法是合适的,“单锦”与“列锦”是对立的,不兼容的。

四 关于《诗经》中列锦是否有意为之的问题探讨

《诗经》中的列锦修辞是不是有意为之,吴礼权先生认为是无意的。《列锦辞格发展演进论略》认为:“先秦时期,就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列锦修辞手法的运用还处于非自觉的自发阶段,因此诗人运用这一修辞手法的审美意识也很难看出。”^[5] 《现代散文中出现列锦文本建构的原因》认为:“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经》创出列锦修辞文本乃是非自觉的行为。如果一定要说是一种修辞行为,那也只是诗人一种原始而无意识的修辞行为,不是刻意而为之。”^[21] 笔者以为,《诗经》中的列锦修辞是有意为之的可能性比较大。

首先,从《诗经》运用列锦的诗句和模式数量上来看,不太可能是偶尔为之。《诗经》中至少有 15 首诗中 21 处出现了列锦修辞,创造了 8 种列锦模式,很难说为无意为之。

其次,从《诗经》的来源和作者来看,具备有意为之的条件。《诗经》来源于采诗、献诗以及诗人自作。其中,献诗来自于公卿,自作诗中,“一些政治讽谏诗大都出自于公卿大夫之手。祭祀诗以及记述游猎、出兵或宫室落成之类的诗往往为巫覡或史官所作,还有一些是小官吏、贵族妇女和其他身份的人”^{[6]34}。这些公卿大夫、巫覡、史官、贵族妇人、小官吏属于文化阶层,完全有审美能力为了追求诗歌之美有意对所作诗歌进行修改和润色。即便是采诗,采诗的官员也要先献给乐官太师,太师再根据配乐与审美的需要,必须有意对原作进行改编,才能献给天子。

再次,有些诗歌中的列锦修辞,很难说是无意为之的。如《诗经》的主要句式是四字句,节奏匀称,句式整齐,便于吟唱。《诗经》中的列锦模式也是以四言为主,但是有时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故意变换

句式。如《诗经·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葛生》内容为妻子悼念亡夫,在丈夫去世之后,妻子睹物(“角枕粲兮,锦衾烂兮”)思人,悲痛欲绝,长年备受煎熬,甚至产生了死后同穴的悲号。用“日”组成的双音节复合词或词组在《诗经》中比比皆是,如《蟋蟀》中的“日月”、《子衿》中的“一日”、《旄丘》中的“多日”、《山有枢》中的“永日”、《出车》中的“春日”、《吉日》中的“吉日”、《十月之交》中的“此日”、《大东》中的“终日”、《四月》中的“秋日”“冬日”、《采芣》中的“五日”“六日”、《何草不黄》中的“何日”等。按《诗经》中的习惯用法,此诗中“夏之日”完全可以表述成二言“夏日”或四言句式“夏之X日”,“冬之夜”也可以表述成“冬夜”或“冬之X夜”。而“夏之日,冬之夜”可以表述成“夏日冬夜”,“冬之夜,夏之日”可以表述成“冬夜夏日”。但是此诗此处不用四言句式,偏用三言句式,特别是第一、第三句用三言,第二、第四句用四言,完全是为了追求错落之美。第一句用“夏之日,冬之夜”,第三句写成了“冬之夜,夏之日”,又作了顺序的改动,既不显得呆板重复,又意在说明妻子对亡夫的思念和悲痛时间之长。“夏之日,冬之夜”,夏去冬来;“冬之夜,夏之日”,冬去夏来。这样表述,意在表现这种悲痛和思念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穷尽,让读到此处的读者回肠荡气,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追求错落美的列锦还有《诗经·麟之趾》中的“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之定,振振公姓”“麟之角,振振公族”。这样的处理恐怕无法说是无意为之。

五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列锦的起源与初步建立实则为先秦时代,列锦实为“多锦”,“单锦”(单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不属于列锦文本,《诗经》中的列锦修辞当为有意为之。

【参考文献】

- [1] 谭永祥. “列锦”建格的前前后后: 兼与《大学修辞》商榷[J]. 修辞学习, 1995(5): 31-33.
- [2] 谭永祥. 汉语修辞美学[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224.
- [3] 谭永祥. 修辞新格(增订本)[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203.
- [4] 吴礼权. 名词铺排与清诗创作[J]. 长江学术, 2018(1): 109-117.
- [5] 吴礼权. 列锦辞格发展演进论略[J]. 华夏文化论坛, 2017(1): 223-233.

- [6] 向熹. 诗经译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7] 郭焰坤. 列锦辞格的产生与发展[J]. 修辞学习,2003(5):32-34.
- [8] 吴礼权. “列锦”修辞格的源头考索[J]. 长江学术,2010(4):89-95.
- [9] 吴礼权. 晚唐时代“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状况考察[J]. 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1):114-119.
- [10] 吴礼权. 列锦辞格的基本类型[J]. 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6):115-119.
- [11] 吴礼权,谢元春. 明清词“列锦”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J]. 语言研究集刊,2014(2):282-300.
- [12] 吴礼权. 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1):4-12.
- [13] 吴礼权. 宋词“列锦”结构模式的继承与发展[J]. 语言研究集刊,2014(1):289-301.
- [14] 吴礼权. 唐代小说列锦文本创造及其审美倾向[J]. 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4):56-61.
- [15] 吴礼权. 名词铺排与汉赋创作[J]. 阅江学刊,2018(4):12-22.
- [16] 吴礼权. 标题与对联中的“列锦”结构形式考察[J]. 华夏文化论坛,2016(1):186-196.
- [17] 谭永祥. 《列锦格之我见》的我见:与张炼强先生商榷[J]. 修辞学习,1999(4):23-24.
- [18] 张炼强. 列锦格之我见[J]. 修辞学习,1998(6):8-9.
- [19] 谢元春. 列锦辞格定义的沿革及其再认识[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31-33.
- [20] 吴礼权. 名词铺排与明代诗歌创作[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10.
- [21] 吴礼权. 现代散文中出现列锦文本建构的原因[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1):77-84.

A Study on Figure of Speech of Liejing

——Also a discussion with Mr. Wu Liquan

PENG Zai-x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figure of speech of Liejing has at least 19 applications in 14 poems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These Liejing-featured sentence patterns, mainly in the form of four-word sentences, carry a variety of models,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inherited by later-on literary works. Besides, Liejing has its tracks in other folk songs of Pre-Qing Dynasty. Thus, Liejing must have originated from Pre-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Mr. Tan Yongxiang's definition of Liejing, it's not appropriate to regard a sentence composed of a single noun or noun phrase as Liejing.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number and models of Liejing used, the origin and the author and the texts using Liejing in *The book of Poetry*, the figure of speech of Liejing must have been used intentionally.

Key words: *The Book of Poetry*; Liejing; origin; definition; intentionally

(本文编辑:魏月华)